

编辑 李昊 校对 孔媚媚
电话 56568225 Email:zzrbzf@163.com

散文

物无美善,过则为灾

纯棉朋友

随笔

侯发山

王太生

喝,已经找不到更好的交流、答谢、发泄以及寻求合作的方式。聚会聚餐喝酒这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。关键是,这酒怎么个喝法,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最好。

酒,的确是好东西。它可以提神助兴,可以滋补身体。除此之外,酒还是很好的交际工具。酒给席间增添很多话题,边饮边聊,融融浓情和酒一起暖遍全身。酒兴所致,心扉敞开,欢声笑语,此起彼伏……所以说,喝酒可以交流思想,增进友谊,消除隔阂,融洽关系,平日有些小矛盾,只要一有方端起杯子敬上一杯酒,便可冰释前嫌,重归于好。但是,往往一旦喝起来,就“感情深一口闷”,敬酒的人感到让人喝个够才有诚意,请客人让人一醉方休文章开头的这一幕幕,造成许多人间不幸和悲剧。我想,这样的结局是谁也不愿看到的,特别是同桌一起喝酒的人,会成为永远的痛!赴宴吃请,特别是喝酒,已成不少人的沉重负担。笔者也算是性情中人,但是接到喝酒的电话也是胆战心惊,不得不推三阻四,说说话找借口,实在推不掉,只是硬着头皮上,喝酒的滋味真比喝毒药还难受。在酒席间,笔者也常看到不少人偷偷把酒倒掉,或是将水倒进酒杯里以假乱真,或是跑到洗手间把酒“吐”出来。笔者也喝

多过,自己难受,连累家人,有时候睡了一晚上,第二天昏昏沉沉,头重脚轻,什么也干不了。

有人说,有三类酒还是不喝为妙:一是掺杂功名利禄的酒;二是主人奢侈炫耀的酒;三是舍身不要命的酒。这三类酒,轻则喝得心中生闷气,重则会严重伤身。笔者认为这话说得非常正确。喝酒一定要文明,要把握好一个度,超过了这个度,就会影响身体、影响团结、耽误工作。在现实生活中,酒谁都不想喝,但能让对方喝多、喝醉感觉是一件坏事。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自己不想喝为什么让别人喝呢?老话讲得好,“酒品即是人品”。喝酒是一个人学识、精神、气质与水平的张扬,嗜酒如命,恃自己能喝酒而逼人喝酒者,肯定是一无风度二无修养之人。

至于喝什么酒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那种意境与氛围,那种情趣与气场。喝酒的过程,其实也在与朋友相聚时相互品味人生,学会感恩和谦和,追求豁达与淡泊的一个过程,这样我们才能品出美酒的热烈与香醇,才能品出朋友之间的真情与厚谊,才能品出生活的韵味与多彩。有时候,“以茶代酒、以水代酒”未尝不是一种时尚的选择。“只要感情有,喝啥都是酒”,这样的境界,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喜欢。

春节期间,上网浏览发现两条与饮酒相关的新闻:一则是一年仅45岁的中国作协会员、《四川文学》编辑何承亨春节前夕回家祭祖,因过度饮酒导致突发疾病,不治而亡;另一则发生在台湾,一对年轻夫妻过年期期间带着9个月大的儿子首度回娘家。丈夫酒驾,在离家仅剩8公里时冲撞桥墩,当场被夹死在车内,妻子抱着孩子被甩出车外,双双死亡。类似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时常发生,我这个小地方两三年间,我熟悉的就有三个人因喝酒死亡,而且年龄都在五十岁左右。众所周知,过度饮酒、酗酒是件很不好事,《弟子规》上讲,“饮酒醉,最为丑”,醉后失掉自我控制,胡言乱语,行为癫狂,出尽了洋相,是很丢人现眼的。除了刚才讲的中毒死亡、喝酒猝死外,饮酒、醉酒驾车,危害交通安全,造成交通事故;有其他疾病的人喝酒降低了药效,加重了病情;有的人因为喝酒夜不归宿,对家人照顾不到,导致夫妻争吵、打架,甚至离婚,等等。

俗话说,无酒不成席。中国人聚会聚餐少不了喝酒,不仅仅是国人的热情好客,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具体体现。不论是逢年过节、婚嫁喜庆、生孩子、过生日、入学升职,还是朋友聚会、战友重逢、谈生意做买卖,都要宴请,都要喝酒。这是高兴时喝,不高兴时也喝,说喝酒解闷,借酒浇愁……似乎除了吃

按材料和质地划分,朋友是可分两类的,一类是纯棉朋友,一类化纤朋友。

纯棉朋友,吸汗、透气。你提意见,他听得进。你有什么心事困难,他会帮你化解、消散,是可以掏心窝子的,就像流汗时,两片棉布汗衫和皮肤经常粘在一起。

化纤朋友,有江湖义气,说出的话,称兄道弟,这样的朋友,大概是在酒桌上认识的,属于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,为了某种利益而走到一起,因为特殊的关系,彼此走得近。酒热耳酣,脱去很华丽的外套,静听会咄咄作响。

朴素的纯棉,保暖、黏帖。一碟茶干、二两花生米,聚餐都在小酒馆里。从前,我和于二经常用干净的荷叶,包半斤猪头肉,坐在荷塘边喝酒。我们一边喝酒,一边谈诗。于二摇头晃脑,“水珠在荷叶上滚动,我们坐在荷塘边喝酒,喝的是二两瓜干的兄弟情谊……”

我和张哥是三年前认识的。一次,我们一行人到古村采风,我走累了,坐在村口一块大石头上,张哥见我不要再挪步,怕落下我一个人寂寞、孤单,就陪我坐在那块大石头上说话聊天。

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好友,刘、关、张、桃园三结义;竹林七贤,竹下纵歌饮酒,酣畅淋漓;俞伯牙和钟子期,高山流水;管仲与鲍叔牙,患难莫逆;廉颇和蔺相如,将生死置之度外……这些都是纯棉朋友。

王子道是古今第一“纯棉哥”,他夜半刚想安寝,忽然想起好友戴安道多日不见。便穿衣下床,乘一叶小船,冒着鹅毛大雪,天明时赶到戴的府上,见朋友安卧睡眠,便转身折返。“纯棉哥”看朋友,凭的是感觉,对朋友的情义,尽在一个“挂念”。乘兴而来,尽兴而归,这样一个过程,他享受到了。

李白和汪伦也是纯棉朋友。在皖南泾县旅行时,我不忍再看那潭水,让它保存在我心中想象的样子,只与桃花潭擦肩而过。

纯棉,绿色、环保。我在苏北离海不远的地方采过棉。棉絮从棉桃里炸裂,喷薄而出,有着很强的柔度和韧性。

有些朋友天生就是纯棉质地。我在外地的酒桌上,认识一个人。那个人见到我也很开心。酒宴散后,他说他家住在附近,一个人独自步行回家,走得很远了,还回过头来,步履踉跄地倚在一根昏黄的电线杆下,老远冲我招手,又招手。

与朋友聚会,终有一别。人散后,我常常沉浸于于子恺“一钩新月天如水”的朦胧意境之中,起风了,天已凉,该披上一件棉质的外衣,保暖、保温。

人与动物之间,也有纯棉朋友。尼采就曾抱过一匹马哭泣;金岳霖和一只大公鸡,曾在同一个桌上吃饭。网上读到有个小伙游新疆,临别时抱着一头驴号啕大哭。这个小伙在朋友的帮助下,买了一头驴,用了两个多月时间,赶驴车游新疆,风餐露宿的戈壁沙漠;风尘仆仆的野狐烟,小伙与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数千公里的旅行结束了,由于驴没法运走,小伙子只能把它卖给当地一户牧民,离开时抱着驴依依不舍。

还有一类朋友,棉和化纤混纺,要看材料的混合比例。比如,80%的棉,是结识时间的长久,像少时的玩伴或旧友;60%的棉,是一个圈子,有相同的口味和喜好。

纯棉朋友,不跟你借钱,也不跟你合伙做生意。朋友之间,一渗入钱,染上铜臭,关系也就不纯了,他们之间也就很难再是纯棉朋友。

有些朋友,渐行渐远。交情的这件大衣,在风中哗哗作响,只剩下50%的棉。

50%的棉,就是一般朋友了。



花鸟(国画) 唐云

文史杂谈

宋代医生考核

郭华悦

在古代,如何考核一名医生的业绩呢?

如今的很多医院,考核多数重量不重质。一名医生,一年到头医好了多少人,不重要;关键是给多少人,开了多少药,这才是考核的关键!

可若是在宋代,这么干,可就行不通了。

宋代的杭州有家医院,叫“安济坊”。这家医院是怎么考核医生?最顶尖的级别,是每年治疗一千人以上,且至少十全八,也就是说,十个病人里头,起码有八个被治愈,治愈率在八成以上。这样的顶尖医生,奖励是度牒一道。

这度牒是啥玩意儿?其实就是政府发给僧尼的证明文件。古代,为了控制僧尼的数量,采用了发放度牒作为身份证明的方式。安济坊是僧人主持管理的医院,有了度牒,就是说被国家承认,是国家“编内和尚”,可享受编内的待遇。

可别小看这“编内”!正如如今的公务员,有编制,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,享受一系列福利,工资照拿,退休金也有,早涝保收,还不容易下岗。可若是没编制,就是编外人员,和“临时工”差不多一个等级。有福利,难得捞到;出了事,就得背黑锅。所以呀,宋代的僧人,若是有度牒,不仅衣食无忧,还能免租免税,享受一系列待遇。对于僧人来说,有了度牒,可比钱好多了,起码能保证一生不愁。

第二等级的医生,则是每年治疗五百人以上,治愈率达到八成。这样的医生,也是业内的佼佼者,年终奖励二十贯钱。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,宋代的一两银子,保守估计,也得相当于如今五百元的购买力。所以,第二等级的医生,奖励是一万元的年终奖金。

当然,再往下的,就是普通的医生。对于这些普通医生来说,考核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奖金,而是合格。

新书架

《流动的月光》

王佳琦

《流动的月光》是台湾诗人、散文家席慕蓉最新散文集。

席慕蓉用一颗澄澈的诗心,来体认生命中幽微辽远的感动与牵挂;用温润入心的文字,讲述时光长河里绵长的喜悦与哀愁。童年动荡年月里的辗转与彷徨,初踏蒙古原乡的悸动与澎湃,与灵魂相契的友人的倾心与交流……时光流转世事变迁,她和时间握手言和。

席慕蓉的诗,纯粹澄澈,曾打动几代年轻人;席慕蓉的散文,有着田园牧歌情调,在浅白的诉说中,依然是隽永的诗心。读她的文字,一如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的交谈,娓娓动人。

席慕蓉,祖籍蒙古,生于四川,童年在香港度过,成长于台湾。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,赴欧深造。担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,现为专业画家。

著作有诗集、散文集、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,读者遍及海内外。近十年来,潜心探索蒙古文化,现为内蒙古大学、宁夏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呼伦贝尔学院、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校的名誉(或客座)教授,内蒙古博物院荣誉馆员。

绿城杂俎

西晋地图学家裴秀

陈甲取

西晋名士裴秀出身于贵族世家“河东裴氏”,是官三代,他的爷爷与老爸,分别做过东汉、曹魏的尚书令。

曹魏末年,权臣司马昭执政后,倾向于立二儿子司马懿为接班人。大儿子司马炎急了,他自认天生异相(《晋书》载其“发委地,手过膝”),就向裴秀请教说:“先生您看,从外表上能看出人的贵贱吗?”裴秀说:“也许吧。”司马炎就把自己的拖地长发与如猿长臂秀给裴秀看,以示自己并非常人。要知道双手过膝那可是贵人的标准配置,譬如说刘备就是这样的特征。裴秀一看,哎哟,不错嘛,贵极了!就此成为他的“铁杆粉丝”。

不久,司马昭就接班人选向大臣们征求意见,裴秀说:“司马炎同学声望极高,又是龙姿凤姿,一身帝王相,将来肯定是要当皇帝的!”司马昭一听,说的也有道理,就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司马炎接班人的地位由此确定。

司马炎建立西晋后,对裴秀投桃报李,先后任命他做了尚书令和司空。官是做的够大,然而对于裴秀来说,最大的成就却不在这里——做官不在于是副业,绘制地图才是他的主业。裴秀担任司空时,除负责朝廷政务外,还主管全国的户籍、土地、田亩赋



苍劲(钢笔画) 梁尔谷

变

刘昊坦

一
星儿亮了,数儿不够多
月儿明了,个儿不够大
山儿绿了,鸟儿有些少
水儿清了,鱼儿懒游滑

二
衣儿鲜了,五光十色
粮儿杂了,百味任取
房儿敞了,四季如春
路儿少了,车流成河

三
情儿多了,万里外想家
趣儿多了,七夕节有偶
色儿全了,农家落凤凰
色儿全了,嫦娥舞三峡

连载



他们早一日走,留下充裕时间,免得手忙脚乱。

翌日晨起,出行时刻到了,挺举二人如愿搭上船,经过后响和一夜的颠簸,太阳一竿子高时,在钱塘江边步下船舷。

天色尚早,无须赶路,挺举、顺安也就晃悠悠地走着,途中又饱餐一顿,抵达贡院街时已是后晌。

踏上夫比之路的第一个消息
盘费落定后,伍傅氏就催挺

先父遗愿,晚辈不敢有拂。十数年寒窗苦读,亦不忍轻言放弃,眼下秋闱在即,晚举决心已下,欲往一搏。人各有志,还望鲁叔谅解。”

“贤侄志在科场功名,鲁叔理解。鲁叔之意是,如果科举之路走不通呢?”

“只要用心去走,世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。”

“呵呵呵,谋事在人,成事却在天。如果上天不遂人愿,”鲁叔从袋中摸出一张名帖,摆在桌上,“此为鲁叔名帖,贤侄可随时持此帖到上海滩寻我。”

“谢鲁叔厚爱。”挺举收起名帖和钱袋子,起身揖道,“鲁叔,齐伯,晚辈告辞。”

俊逸起身,还一揖:“恕不远送。”

挺举大步走出,齐伯送行。

目送二人出门,俊逸摇头苦笑,心道:“唉,今日看来,伍中和追加的这场赌,想不应战也不成了。”

“多谢鲁叔美意。”挺举这也缓和口气,拱手告辞,“晚辈甚想跟从鲁叔,以效犬马之劳。只是,

还此款?”

“挺举如期奉还。”

“不怕一万,只怕万一。届时贤侄若是归还不呢?”

“听凭鲁叔处置!”

“要是这样说,”俊逸紧盯挺举,“鲁叔倒有一个处置!鲁叔在上海有些生意,眼下正缺人手。若是贤侄无钱可还,就须前往上海,从鲁叔学徒,以工值抵扣本息。”

“鲁叔,”挺举凛然正色,“晚辈贺的是钱,不是工。所欠本息,晚辈承诺如期归还。如果鲁叔信不过晚辈,晚辈可以不贷,请鲁叔将晚辈所写贷据归还。”

“呵呵呵,”俊逸换过脸色,连笑数声,“贤侄误会了。鲁叔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,生意尽管不大,却也不差这几个小钱。只是此番回来,一连串事体让鲁叔看到了贤侄的为人,有意邀请贤侄帮忙。这笔款子不过是个由头,以贤侄的人品与才气,如果营商,前途无量呢。”

“多谢鲁叔美意。”挺举这也缓和口气,拱手告辞,“晚辈甚想跟从鲁叔,以效犬马之劳。只是,

“请问鲁叔,做什么生意?”

“你妈妈去典手锄,说明家中缺钱。鲁叔开钱庄,则是把钱贷给紧缺之人,以解燃眉之需。我们一缺一贷,正可做成生意。鲁叔今朝放款予你,待你挣到钱时,连本付息,一并归还,如何?”

“不瞒鲁叔,晚辈正有此意,这正打算张口呢,鲁叔竟替晚辈讲了。”

“呵呵呵,”俊逸笑起来,“我们叔侄是心有灵犀啊!贤侄欲贷多少,说个数!”

挺举指指桌上的四十块银圆,“就是此数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俊逸当下允诺,“既为放贷,我们就依钱庄规矩,年息百分之十,贷期一年,何如?”

“悉听鲁叔。”

“齐伯,拿纸墨来,让贤侄书写凭据。”

齐伯拿出纸墨,挺举书写好凭据,双手呈给鲁叔。

“贤侄啊,”俊逸收好凭据,“钱庄做生意,都是有保的。要么是人保,要么是物保。鲁叔既不要你人保,也不要你物保,只要你一句话,一年之内,能否归

意识到什么,情不自禁地“嗯”出了一声,扭头四顾:“阿弟所言甚是。前两次随阿爸来,无论提前几日,此地也是人声鼎沸,长衫生员满街游荡。今朝倒是怪怪,满街冷冷清清,不见一个长衫之人。”眉头微锁,“会不会出啥大事呢?”

“阿弟有所不知,”挺举应道,“考生数年苦读,在此一举,一进考场,莫不身心紧张,精神恍惚。此副模样可让考生身心放松,正对题呢。”

“我哪能看不出有啥放松哩,阿哥这样解解。”

“考生是八月初九日入场,八月十七日夜出场。阿弟想想看,考生入场后,正值满院桂花飘香,身心就会舒畅,才思就会如行云流水,下笔千言就如神助一般。经过九日苦战,待出场之时,无不身心疲惫,抬头一看,中秋皓月当空,侧耳一听,钱塘江潮声起,顿时物我两忘,疲劳尽去矣。”

“呵呵呵,”顺安憨笑道,“经阿哥这一解,这副模样可就对了呢。”指着院门,“八月初九就要进场,今朝八月初五,照规矩此地应该有人打理才是。可你看看,大门里冷冷清清,哪能没见人影哩?”

经顺安这么一讲,挺举这也

张贴榜单的贡院龙虎墙竟然贴起这玩意儿,挺举一下子懵了呢。待回过神来,挺举身边站着个戴斗笠的络腮汉子,抱拳

问道:“请问先生,这堵墙上,哪能贴起这些来?”
络腮汉子瞄他一眼:“你说这贴什么?”